

一之刊叢劇戲旦旦

# 架吵的凡伊个兩

諷衍夏·著里戈果



版社旦

# 兩個伊凡的吵架

著 里 戈 果  
譯 衍 夏

版 出 社 旦

月 四 年 九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 兩個伊凡的吵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經售	經售處	出版者	定價	譯者	原著
各地生活書店	兄弟圖書雜誌公司 電話九七一七	旦	叁	夏	果戈里
	福州路三十八號	社	角	衍	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出版

## 小書

××兄：

得手書，知滬上友人有意把「兩個伊凡吵架的故事」印成單行本，我同意你已經代我同意的話：讓年輕的演劇同志們手頭多這樣一小冊劇本不是無益的。

是真的，要不是你來信提起，我可把它給忘了。跟暑中回上海時，你談起健吾兄在舊書舖中買的「銃火」，你代我收集的「亂婚裁判」等「戲譯品」一時記不起一樣。

說及這個小劇本的譯出，我記起的是那時對「情節戲」，「服裝戲」的小小的反感。先「戲譯」了伊馬鵝平把果戈理的小說改編的文單純朴素，風趣決然，神韻逼肖的「兩個伊凡吵架的故事」，後來又「戲作」了「上海屋簷下」。

從你簡短而深長的孤島演劇通信中，覺得我那時所謂對「情節戲」，「服裝戲」的小小反感，不幸非但未能不存在，而且有「于今爲烈」之感。

抗戰三年來，悲壯熱烈，驚天地泣鬼神的現實而神話似的題材，真是寫不盡寫了。可是

我們有希望有成就的年輕劇作家，尙「徧愛」着走「出奇」的路，寫虛構的「曲折的情節，巧合的人生」之不足，一味複製着「亂倫」型的故事。我想說「太浪費」了。這與「金下其外」的「服裝戲」同樣是「不足爲訓」的吧。

——基于這，我更同意你已經代我同意了的話：讓年輕的演劇同志們手頭多這樣一小冊劇本不是無益的。

十二月一日于桂林

時 十九世紀初葉

地 小俄羅斯的小鎮市米爾哥洛特

人 伊凡·伊凡諾維支

伊凡·尼基福祿基

警長——比得·費育杜洛基

地方裁判署長——台米·台米央諾維支

陪席判事——杜洛非·杜洛非莫維支

書記——它拉司·梯霍諾維支

亞伽菲·弗杜賽維娜

老婦人——伽爾比娜

女傭——伽普加

地方裁判署長的夫人

地方裁判署長的小姐

女叫化

叫化

街上的人們。

舞台 使舞台全體成爲一個箱形，從中央隔爲左右兩份，雙方各有幕蓋。一方表演時，將他方

之屏蓋住。幕蓋用滑車與繩索之裝置，得自由啓閉，其自由一如演員之動作。序景與終

景，雙方幕蓋均閉，而使用幕前之景，幕上所示，爲米爾哥洛特市教堂內的風景。

## 第一幕 這故事裏有些什麼人？

暮啓時，地方特有的單調的雨聲，夾着唱聖詩的歌聲，鐘音。

雨止，蹲伏着的乞丐開始轉動。

盛裝的兩個婦人從教會裏出來，這是地方裁判所所長的夫人與小姐，

小姐 啊，媽，雨已經完全晴啦。

夫人（仰望）當真，那才好吶，做禮拜的時候，我儘在那兒發愁。

小姐 我也一樣，我怕下雨會打濕我的衣服。

夫人 第一，下了雨，就不能走動，穿了新衣服，當然要給人家看一看才好。

小姐 媽，您衣服太漂亮了。

夫人 什麼話，這正好和我的身份相配，你說不相稱？

小姐 可是，不論怎樣看，我以為太漂亮啦。您瞧，我的可又太素了一點兒，爲什麼你給我

揀了這種顏色？一點兒也不像姑娘們穿的。



夫人 你老是這麼不服氣。和你說，你又不知道，你媽這樣年紀，應該穿漂亮一點，像你這樣年紀輕，才應該穿得素靜。這樣，才顯得出你的身份。

小姐 當真？（唱歌聲止）啊，禮拜完啦。

夫人 那麼你去和爸說，天晴啦，咱們去散步。

小姐 噯，客人也許會同去的。

夫人 那當然。

（二人下。）

（伊凡·伊凡諾維支好像跳過一個水坑一般的從裏面出來。）

伊凡 （諾維支）（回頭說）伊凡·尼基福祿基，當心，這兒有一個水坑，啊，不要踏下去，啊，（牽着尼基福祿基的手）噲——噲。

尼基 （福祿基）好，多謝你。怎樣，不抽烟？（將自己的烟斗遞過去。）

伊凡 多謝。（抽烟）

（叫化們拚命的行禮。）

伊凡 噲，（走近一個最可憐的殘廢的女叫化身邊）怪可憐的，你們從那兒來的。

女叫化 老爺，從鄉下來的，已經三天三晚沒東西吃啦，家裏的兒子媳婦，趕我們出來……

伊凡 哼，怪可憐，那麼，到這兒來幹嗎？

女叫化 那是，和老爺們說，請這兒的老爺們可憐，佈施一點兒錢，讓我們買一點兒麵包。

伊凡 哼哼，那，你們要的是 包？是不是？

女叫化 當然啦，老爺，您瞧，我們已經餓得像野狗一樣啦。

叫化們 啊，老爺，譬如餓了一條狗……

伊凡 那，我想，牛肉，總也不致於不要吧？

女叫化 那還有什麼說，老爺賞給我們吃，什麼都要的。

（其他的乞丐們都面有喜氣）

伊凡 怎樣，伊凡·尼基福羅基！您瞧，麵包和牛肉比起來，他們還是愛吃牛肉的。

尼基 這才是真真的叫化相！伊凡諾維支，咱們走吧。

女叫化 老爺，別說笑話，餓着肚子那兒還揀口味，老爺們賞賜，什麼都要……（伸出手

來，其他乞丐也一樣。）

伊凡（俯下去看了一眼他們的手）囉，手上都是青筋，我看，還是好好的回去種田吧。

（站在第二個叫化前面）再見，啊，忘啦，你們從那兒來的？

尼基 伊凡諾維支，別和他們說，走吧。

伊凡 回去？別性急，在這兒走走不好嗎？

尼基 可是，我想回去啦。

伊凡 聽，大家都出來啦，和大家一起走吧。（對叫化們）喂，你們到那邊去，不要攔住別人走路，（乞丐們還是伸着手）快走，去，你還不走？（驅逐）

（很多人出來，果戈理和地方裁判廳長在一起。）

裁判長 哦，您很早。

伊凡 哦，台米先生，天晴啦，真好，（看見了旁邊的果戈理）這一位，還不會請教過尊姓，很失禮，不抽烟？

裁判長 我給你們介紹，這一位是尼古拉·果戈理先生，昨天到這兒來，就耽擱在舍下。

這一位是……

伊凡 米爾哥洛特的貴族，伊凡·伊凡諾維支·配萊萊本考。

裁判長 還有，這一位是他的鄰居，伊凡·尼基福祿基·杜符郭契風先生。

尼基 久仰得很，（遞過烟斗）不抽烟？

果戈理 （老是帶着微笑）多謝，今天太太沒有回來？

裁判長 嚟，伊凡先生的太太過世已經十年啦。

果戈理 那可……

尼基 我吶，壓根兒就不會娶過親，有人造謠言，說我有了老婆，可是這全是謊話。第一，我根本就沒有娶妻的意思。

果戈理 ………

夫人 啊，昨天晚上不是講過嗎，這兒有兩個非常要好的伊凡，那就是這兩位。

果戈理 啊，原來……（仔細地望着他們）據說你們兩位住在隔壁，可是每天還是派人去請

安，可是？

裁判長 對啊，這真是我們鎮上的光榮！好，不散步？這兒的全是熟人。

（走進在境內徘徊着的人們中間，跛足的警長跟在後面。）

警長 （抓住從他身邊走過的夫人）太太，您的衣服真漂亮？

夫人 不是太鮮豔嗎？

警長 那兒話，正好，和你正相稱。太太，你可以給我介紹嗎？那位新來的客人。

夫人 當然，可是讓台米給你們介紹吧。（望着人叢中的丈夫）台米！

裁判長 （正和果戈理談得起勁）

伊凡 喂，裁判長，您太太叫。

裁判長 什麼？（回頭）

夫人 費育杜洛基先生要你給他介紹一下。

裁判長 啊，比德·費育杜洛基先生，這兒來。

警長 啊啊，（向着他們走，可是跛着的左足好像有意爲難似的使他右足無從着力，一拐一

拐地走着。）

（看着這樣子，和小姐同走着的亞伽菲禁不住噴笑出來。）

亞伽菲 怪可憐的警備長！這樣子，抓不住一個賊，那也是很難得的。

小姐 可是，我覺得很可憐。

（這時候裁判長迎上一步。）

警長 對不住，這只腳近來愈弄愈不聽話，想走得快一點，它偏偏不肯動，真討債！哈。

裁判長 啊，讓我給你們介紹，警長比德·費育杜洛基先生。

警長 初次見面，鄙人是本鎮全治安的維持者。

果戈理 尼古拉·果戈理；怎麼樣，你的腳？請別生氣，寫小說的人，常常有一種必要以上的好奇心。

警長 這是名譽的負傷！一千八百〇七年的戰爭，從這兒穿過了一個子彈。您寫小說，請到我這兒來玩，可以寫小說的材料，我這兒多得很。

果戈理 那才多謝。

警長 從我自己嘴裏說，也許有點兒好笑，可是說起比德·費育杜洛基，誰都知道是鎮上和裁判長齊名的兩大人物！

裁判長 比德，大人物應該整潔一點才對！這鈕扣怎麼樣？不是祇有八個嗎？

警長 你到今天才看到？奇怪，這第九個鈕扣的遺失，還是兩年以前的事情。

裁判長 兩年之前？

警長 對，兩年前，不是舉行過禮拜堂的開工典禮嗎？那時候，人太多啦，擠掉了我的鈕扣。此後一直到今天，每逢巡街的巡查來報告的時候，我沒有一天不問，可查出了我

的鈕扣沒有？可是，結果是石沉大海，一點兒也沒有消息，大概一次丟了之後，就是咱們當警察的，也是不很容易找到吶：哈哈……

（亞伽非和尼基福祿基談話。）

亞伽非 老先生，三兩天之內也許再去，沒有什麼變化？

尼基 唔。

亞伽非 上次去的時候，器具和別的都發了霉，你晒過了沒有？

尼基 沒有。

亞伽非 那可不行，得和伽爾比娜講一下。

尼基 唔。

果戈理 那一位是尼基福祿基先生的……？

裁判長 哈，……

夫人 沒有什麼關係，可是，有時候，也許會到尼基福祿基先生家裏去往上這麼一個禮拜，把門鎖起來，尼基先生的什麼事情都要聽她的話。

裁判長 對啦，說尼基先生一禮拜祇要刮一次鬍子，也是她的主意，雖則尼基先生說，伊凡

每禮拜得刮兩次……

果戈理 那到很有趣。

裁判長 給你介紹好不好？亞伽菲小姐！

亞伽菲 什麼？

裁判長 這一位是果戈理先生，他想和您談話。

亞伽菲 啊……

果戈理 聽說您知道很多有趣的故事。

警長（遠遠地）果戈理先生，這女人要當心，陪審員的一只耳朵，也是給她咬掉的！

亞伽菲 放屁！沒有這麼會事，（做一嬌態）久仰得很，您的處女作，是「台加尼農場的黃

昏」，可對？

果戈理 您讀過？

亞伽菲 不曾讀過，可是……

小姐（突然地）啊，又下雨啦。

夫人 啊，快。（很快的望教堂裏走。）



(下雨，人們狼狽地向裏面走，警長剩在後面。伊凡·伊凡諾維支出來。)

警長 討厭，又下雨，怎樣，您？

尼基 不，丟啦烟斗，(望着地上)啊，在這兒，(要去拾的時候，一絆，一只腳上的皮鞋甩得很遠。)

伊凡 (出來)不打濕嗎，尼基，走吧，喔，什麼？掉了皮鞋？請警備長尋一下就得了，我背你去，不會弄髒衣服嗎？(背了身體龐大的尼基蹣跚而走。)

(裁判長和果戈理撐着傘出來。)

尼基 (背在伊凡身上)你……你抽烟，抽……(將烟斗塞進伊凡的嘴裏。)

裁判長 您瞧，那樣的親愛！

果戈理 果然名不虛傳！

——轉暗——